

戴國煒全集

18

【採訪與對談卷一】

探尋東亞安定化・愛憎李登輝

戴國輝全集

18

採訪與對談卷・一

◎探尋東亞安定化

◎愛憎李登輝

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話錄

戴國輝全集 18

【採訪與對談卷一】

著 作 人 戴國輝
策劃／總校 林彩美

編 輯 製 作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02-2343-3142

編 輯 委 員 王曉波 吳文星 張錦郎 張隆志
陳淑美 劉序楓（依姓氏筆畫序）

主 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江佑蓮 王為萱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 版 文訊雜誌社
發 行 人 王榮文
發 行 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02) 2392-6899
<http://www.ylib.com>

排 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 版 民國100年（2011）4月
定 價 全27冊（不分售）精裝新台幣16,000元整

ISBN 978-986-6102-01-1（全集18：精裝）
978-986-85850-4-1（全套：精裝）

目次

contents

探尋東亞安定化

輯一 展望東亞局勢

台灣經濟與日本投資／林彩美譯	005
——杉岡碩夫vs.戴國輝	
亞洲近代化與日本的任務／林彩美譯	039
——從亞洲看日本座談會	
照見亞洲研究真貌／林彩美譯	085
——中國研究者的造反與自我批判討論會	
報告：我們要憂慮什麼（馬克・塞爾丹）	085
討論：受批判而動搖的「亞洲研究」	089
真實的亞洲和日本／喬軍譯	103
——田中宏vs.戴國輝	
預見兩岸和平的可能性／龐惠潔譯	145
——第三次國共合作提案分析座談會	
雷根・中國・朝鮮半島／龐惠潔譯	171
——探尋東亞的安定化座談會	

輯二 台灣文學作家與社會運動

老社會運動家楊達的回憶與展望	195
——陪若林正丈訪談楊老於立教大學	
拼湊台灣戰後史／林彩美譯	215
——「台灣，變化的底流是什麼？」座談會	
應否道歉？由誰道歉？	233
——道歉、賠償與二二八的歷史情結座談會	
我與吳濁流的交誼和他的墨寶	247
新願景與新方向之一	253
——「台灣歷史篇」空中座談會	

愛憎李登輝

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話錄

序／林彩美	271
序／王作榮	275
——兼悼本書共同作者戴國輝教授	
第一章 對談緣起	281
第二章 回首前塵話初識	287
第三章 密使兼及兩岸	337
第四章 大權在握的李登輝	359
第五章 眺望新政府	381
第六章 知識分子的抉擇	393
後記／夏珍	417
【附錄】	
1. 1997年夏天的暗示／雨宮由希夫著・林彩美譯	422
——推介《愛憎李登輝》	

2. 從期待到失望／小倉芳彥著・李毓昭譯	426
——評《愛憎李登輝》	
3. 現代台灣政治與日台關係的	
清晰構圖／遠藤あき著・李毓昭譯	431
——介紹《愛憎李登輝》	
譯者簡介	433
日文審校者・校訂者簡介	434

戴國輝全集 18

採訪與對談卷・一

探尋東亞安定化

翻 譯：林彩美・喬軍・龐惠潔
日文審校：邱振瑞

輯一

展望東亞局勢

台灣經濟與日本投資

——杉岡碩夫vs.戴國輝

◎ 林彩美譯

對談：杉岡碩夫（經濟評論家）

戴國輝（亞洲經濟研究所調查研究部調查研究員）

被忽略的台灣狀況

本誌（經濟評論）：近年來，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日本資金大舉投入台灣市場，已經引發不小的效應。我們並不熟悉台灣的現況，感覺台灣原本遲緩的經濟，似乎有急起直追的態勢。杉岡先生剛從台灣考察返國，請問台灣經濟目前發展到什麼階段？其發展動力為何？可否請您從這裡談起。

杉岡碩夫（以下簡稱杉岡）：這次我旅行的目的，是親自看看最近日本資金投入台灣市場的狀況，自二月初約花了十天工夫，以日本投資企業為中心做了考察〔譯註：當時台日關係不尋常〕。話說回來，我覺得我們日本知識階級，對於台灣的實際狀況一直是太過於無知吧。特別是左派的知識分子特別關心中共的

中國本土的問題，被那裡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動吸引了。因為中國與台灣的关系不正常，做為左派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了解越深，便認定中國大陸最終會以解放的方式處理台灣問題，所以覺得無須關注台灣的現況。或者是在意識形態上認為不要靠近國民政府統治的地方，做為左派比較安全而姑息。抑或是日本的保守勢力已經長期耕耘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也獲得了傲人的成績，不過，在實際面仍發生了不少問題，但我們卻毫無所悉。那些實際狀況不直接去看還是不能理解的。

去台灣之前，請教了戴先生，又讀完了這次亞洲經濟研究所出版的《台灣經濟總合研究》〔《台灣經濟總合研究》〕這本很出色的書，大致上以為已知道，但觀察台灣社會的外貌，感覺與日本的社會沒有多少差異，給人強烈的近代化印象，而沒有傳統的落後社會的感覺。在二戰結束後如此短暫的期間內，台灣怎麼可能在工業化與近代化上獲致這番成就？於是在當地參觀時，開始好奇台灣工業化的原動力是什麼。這一點不知戴先生怎麼想。

被忽略的割讓日本前的發展階段

戴國輝（以下簡稱戴）：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位叫傑慕斯·中村（James I. Nakamura）的學者。他兼任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與經濟學部的教授，研究日本農業發展史（最近〔1969年〕有他的著作《日本的經濟發展與農業》〔《日本の經濟發展と農業》〕，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前些日子曾造訪我們的研究

所。目前他在做明治期的日本與日本統治下的朝鮮與台灣的農業發展比較研究，前來與我交換意見。那時候，我所提出的問題是，日本的情況是，例如要理解明治維新，或是要以日本的近代化做為問題時，會回溯到幕藩體制；然而關於台灣研究卻只著眼於殖民統治，特別是後藤新平、兒玉源太郎的時期。但是明白地說，如要研究台灣，如果不以日本殖民統治50年，戰後24年，加上清末20年，總之如不擴大至前後約莫一百年的期間來思考，就無法掌握全貌。我這樣講，他非常高興說，與我相會受益良多。

關於後藤新平的台灣施政，我首先要指出一直以來過於神格化而造出了神話歷史。因為殖民統治第九年，台灣的財政便獨立了，以往就一般地將此全歸功於後藤新平政策的結果。從經濟理論上看的時候，我認為有頗多疑問。

如同在日本要理解明治維新，就必須回溯到幕藩體制，我的想法是要理解台灣的現狀，應回溯到清末重新檢討。我沒有排斥這種神話的意思，只是一直以來的研究缺漏嚴重，因此扭曲了對台灣的認識，結果不知如何研究現在的台灣，或者得到極度混亂的研究結果。我經常就此思考，該釐清研究方法。把殖民統治時期的經濟發展僅以後藤等的政策面來看，我想是不恰當也不充分。殖民地統治的前史以及當時台灣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態正確的定位，必須同時並行，不然就無法以科學方法研究台灣經濟。

其實日本的參謀本部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所做台灣調查報告的編纂以《台灣誌》於明治28年（1895）1月出版，此書編得很好，也就是說要理解清末時期，亦即殖民地統治的前史，是非常好的資料。而利用這本書做研究的，據我管見還未有其他人。請

問各位，台灣鋪設鐵路是什麼時候？是日本人鋪設的嗎？恐怕一般日本人的各位會這樣認為，但其實不然。

日本最初的鐵路，新橋至橫濱是1872年（明治5年）開通，台灣是1891年（明治24年）開始營業，沒有相差多久。李鴻章為了極力避免割讓台灣，把台灣說成化外之地、瘴癘之地，故意說出使日本當局厭惡的話。不知何時，也被台灣總督府當局或在台灣擁有權益的日本人巧為利用做宣傳，以抬高自己統治台灣的功績。請諸位想想，如果台灣是那樣的化外之地、瘴癘之地的話，已經病入膏肓的清朝，會在孤島台灣投資鋪設鐵路嗎？如此依常識即可辨明真相的謬誤，不應當積非至今。中國研究者從事洋務運動研究，卻欠缺了這塊台灣歷史，導致的研究結果嚴重紕繆。如杉岡先生所說，「正統派」中國研究者視台灣為禁忌，實在很不好。所以就是有研究洋務運動的研究者，也完全未將台灣的洋務運動納入其視角之內。如台灣煤炭的採掘，從中國全體來說也是最早的，連美國的培理（M. C. Perry）在那黑船〔譯註：指日本鎖國時代來航的外國大型船艦，這裡指培理領航的美國艦船〕回航時繞道台灣，調查基隆港水深，亦向華盛頓當局獻策應占領台灣做為停泊良港。

當時的台灣，砂糖是當然已成為國際性商品，樟腦更獨占世界市場。日本是第二位。還有茶，其中也有後藤新平把烏龍茶推銷美國之說普遍流傳著，其實不然。台灣茶在日本入台之前已進入歐洲市場。這些史實全記載在《台灣誌》。恕我話拉得太長，關於糖業資本也有有趣的史實。明治30年代初的日本資本主義猶處於實力微薄，稱不上資本過剩狀態。以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為例

觀之，創業當初100萬圓資金不容易湊集，還請宮內省認購1,000股等，其困難可知。大股東有陳中和等台灣代表性民族資本階級的參與。後藤固然獨具慧眼，委託竹越三又請出當時台灣北部最大民族資產階級林本源家出資（傳說香港上海銀行有其儲金200～300萬圓），當時竹越赴對岸福建拜訪遊說林家當家主林維源的過程，都在書中（竹越與三郎，《讀畫樓隨筆》〔《讀畫樓隨筆》〕，頁95～99）留下了紀錄。

我想這些意味著，當時台灣已存在相當有力的資產階級，台灣的經濟，特別是貿易已處於大規模階段。

矢內原先生的書也提到劉銘傳實施的資本主義土地調查事業，顯示在日本人入台前，雖是不完整但已有施行近代性土地調查的事實。這具有何種意義，我想有必要從社會、經濟史學的觀點重新檢討。做近代性土地調查，與鐵路投資同樣，台灣的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如不是到達相當水平是不可能做也不會做吧。特別是那腐敗、末期政權的清朝，在某種意義上做了比中國本土更積極的投資。如果是化外之地、瘴癘之地是絕對不會做，這是只要有經濟學的初步常識即可判斷的事。

在被說成「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屢屢發生反叛，使官府疲於鎮壓的台灣，鋪設鐵路，採掘石油、煤炭都早於中國本土，我們應該思索這個意義，重新以科學方法檢討。一直以來的「化外之地」、「瘴癘之地」、「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分類械鬥」等的一般說法，在某層意義上是統治者為自己的方便的說法，如不從這裡著手研究的話，是不能理解台灣的經濟發展，或者做合理的說明。

台灣的民族資產階級，不會從天降下。支撐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力是有多大，想到這裡，地主制便當然成為阻礙。

特別有趣的是，聽說朝鮮的情況是，土地並非明確的私有制。這項法律漏洞導致人民的土地被強制徵收，日本以幾萬町步〔譯註：在此為面積單位，一町步為9,918平方公尺；町亦可以是距離的單位，一町為約109公尺〕的規模以「東拓」等形式確立殖民地日本人大地主制。而台灣的情形是，連製糖公司都不能如其他歐美諸國那般，在殖民地廣闢大型種植園。不能做的原因是，當時要建立大種植園只有兩個作法，殺掉那裡的地主掠奪其土地，或購買其土地。然而以那時候日本資本主義的力量來說，無法大量屠殺。甲午戰爭時，勝敗與否都不清楚，所以當然不能殺。連統治初期出現的廉價或以強權為背景的強制土地收買，都引起強烈的武裝抗日運動，所以後來與其強制土地掠奪，不如轉換政策以強制契約栽培形式確保甘蔗原料。再把時序往前推移，以明治20年代末期的日本資本主義力量，連湊集製糖公司的資本都很辛苦來看，即使能夠掠奪土地，但應該無法循正當管道收購。而且人口已超過300萬，從人口密度與土地的相對關係去思考，地價相當高，所以即使想收購土地也無法做到。

如以上所談，在土地私有制已確立的前提之下，成為支撐此地主制的台灣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前面所說民族資產階級的存在，正是此地主制發展的一個表現。

有這種型態的生產力階段之故，所以疲態已露的清政權要在台灣進行洋務運動，亦即進行投資。日本學者一直以來刻意不肯承認台灣經濟的實力，或是不放入視角去思考，所以不能掌握台